

談〈陳公治兵〉「紳兩和而紉之」 的「紳」義

沈寶春
成功大學中文系

摘 要

本文主要討論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九）·陳公治兵》中「紳兩和而紉之」的「紳」字，並結合「兩」、「紉」、「之」來談談彼此之間的意義聯繫。

關鍵詞：上博簡、〈陳公治兵〉、紳、紉

Abstract

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 of “*shen* 紳” in the passage of “*shen liang he er ren zhi* 紳兩和而紉之 (to bind up the two wings into a single column),” from the “Chen Gong Zhibing 陳公治兵” Chapter, in *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 Zhushu IX*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九）. It also addresses the semantic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characters of “*liang* 兩,” “*ren* 紉,” and “*zhi* 之.”

Key words: Shangbojiu, Chen Gong Zhibing, *shen* 紳, *ren* 紉

一 前言

自 2012 年 12 月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九）》¹發表以來，討論〈陳公治兵〉的文章，或涉及形制編聯與內容的考釋，或關涉到軍禮、戰史和兵法的探討，如雨後春筍，精義大出，其詳可參考趙月淇《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九）·陳公治兵〉研究》所做的彙整²，在此不贅。但細讀諸家說解，容有餘意未盡一聞未達之處，礙於篇幅，本文僅選取「紳兩和而紉之」的「紳」字來加予討論，順便結合「兩」、「紉」、「之」來談談彼此之間的關係。

二 關於「紳」字的解釋

首先，關於「紳」字的隸定並無誤。但不管是原整理者將「紳」讀為「陳」，假為「陣」，用來指稱車隊之行列，陣指布陣，交戰一次曰一陣³；還是洪德榮逕讀為「陣」⁴，都是以「名詞」來解讀；而郭倩文雖讀為「陣」，卻視為「動詞」，指的是「列陣、佈陣」⁵的處置動作。將「紳」視為動詞的還有張崇禮，但他認為「紳」不作「陣」解，而是「當讀為引，引領」的意思。⁶那麼，「紳」在此句中到底是動詞好呢？還是名詞好呢？

剛好「紳」的這兩種用法，都見諸傳世典籍中。《說文》解釋「紳」的本義為「大帶」，屬於名詞性質，段玉裁在《注》中解讀說：

巾部帶下曰：「紳也。」與此為轉注。革部鞶下云：「大帶也。男子帶鞶，婦人帶絲。」帶下云：「紳也。男子鞶帶，婦人帶絲。」皆於古大帶、革帶不分別，是其疏也。古有革帶以系佩韍，而後加大帶，紳則大帶之垂

¹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九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 年 12 月）。

² 趙月淇：《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九）·陳公治兵〉研究》（臺南：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18 年 7 月）。

³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九）》，頁 185；趙月淇從之，趙月淇：《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九）·陳公治兵〉研究》，頁 269。

⁴ 洪德榮：〈《上博九·陳公治兵》編聯校讀〉，《學行堂語言文字論叢》第四輯（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14 年 12 月），頁 98。

⁵ 郭倩文：《〈清華五〉、〈上博九〉集釋及新見文字現象整理與研究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，2016 年 5 月），頁 333。

⁶ 張崇禮：〈讀上博九《陳公治兵》筭記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：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2009>，發布日期：2013 年 1 月 29 日。（瀏覽日期：2019 年 3 月 27 日）

《注》云：「紳，帶之垂者也。言其屈而重也。」許但云大帶，亦是渾言不析言。蓋許意以革帶統於大帶，以帶之垂者統於紳，立言不分別也。大帶用素用練，故从系。⁷

但從《玉篇》：「紳，式真切。大帶也。束也。亦作鞬。」¹¹及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約、縛、紐、緯、韞、綰、縻、縶、縵、縶、縶、縶、縶、紳、紼、帶、答、纏、紖、紖、徽，束也。」王念孫《疏證》云：「紳者，《韓子·外儲說》篇云：『書曰：「紳之束之。」』宋人有治者，因重帶自紳束也。」鄭注〈內則〉云：『紳，大帶，所以自紳約也。』〈玉藻〉釋文云：『紳，本亦作申，紳之言申也。』〈魏風·有狐〉傳云：『帶所以申束衣。』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：『約車

¹¹ 〔南朝梁〕顧野王：《宋玉篇》，《四部文明》（西安：陝西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133。

申轅。』高誘注云：『申，束也。』《說文》云：『申，七月陰氣成體，自申束也。』是紳與申同義。」¹²也就是朱駿聲所說的「紳」皆以「申」為訓的來源，是「紳」動詞約束義的一個根據。當然，對於「紳」動詞約束義在先秦還是存有一些爭議的，譬如《韓非子·外儲說左上》所引的「《書》曰：『紳之束之。』」宋人有治者，因重帶自紳束也。人曰：『是何也？』對曰：『書言之，固然。』¹³雖是食古不化，乃譏諷「誤解書意，猶今言『書獸子』」¹⁴的用意，但「紳」、「束」互文當動詞用，倒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¹⁵，可是，對於「紳」字的詞性，韓非並不以為然，後人注解也眾說紛陳，如前引段玉裁以「紳」係「譌字」視之，陶鴻慶則認為「紳字涉上文而衍」，陳奇猷校注再徵引諸說來證成云：

陶鴻慶曰：案紳字涉上文而衍。重讀平聲。以帶之餘重束之，故曰重帶自束。不當復有紳字。孫子書師曰：按《說文》申下云：「申也，（依段訂）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」，段注引《韓子》：「申之束之」句云：「今本申譌紳，申者引長，束者約結。」按申、束雙聲聯絲字，申亦當訓束，許書說申字從白，自持也，則本以約束握持為義。（金文申象結繩之狀，段云「從丨，以象其申」，非是。）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紳，束也。」《疏證》云：「紳、同申」。引鄭注〈內則〉云：「紳，大帶，所以自紳約也。」〈魏風·有狐〉傳云：「帶所以申束衣。」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：「約車申轅。」高誘注云：「申，束也。」（以上《疏證》文）《釋名》「申，身也，物皆成其身體，各申束之使備成也。」《漢書·律歷志》云：「秋穀歛乃成熟」，說與劉同。穀歛，亦申束也。（《說文》「穀，收束也。」）申束，引申之則與束修同義。《說文》：「竦，敬也，從立從束，束，自申束也。」（按束亦聲，大徐音息拱反，束與侯對轉。）竦，謹也，從女束聲，讀若謹。」《釋詁》：「神，慎也。」又云：「治也。」郝云：「自治理與自申束皆所以為慎」，義為得之。《韓子》此文上云「紳之束之」，紳束蓋以修身言，如

¹² [清]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（西安：陝西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《四部文明》，頁89、90。

¹³ [戰國]韓非撰，陳奇猷校注：《韓非子集釋》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4年9月），頁649。

¹⁴ 陳啟天：《增訂韓非子校釋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12月），頁503-504。

¹⁵ [東漢]許慎撰、[清]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頁753中則以為「《韓子·外儲說》曰：『申之束之。』今本申譌紳。申者，引長。束者，約結。《廣韻》曰：『申，伸也。重也。』」推斷作「紳」係「申」之譌。「申」是「電」的初文，假借為地支，這是從葉玉森提出來後大家有共識的，詳見于省吾主編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5月），頁1172-1176。

《後漢書》云：「圭壁其行，束修其心」，引申義也。下文「重帶自紳束」，紳束，即紳束約束，乃其本義。段氏以長釋上紳字，已失其義。（申有重疊屈曲義，《爾雅》申、神皆訓重，毛訓重，《廣韻》信訓重，申訓屈，鄭注〈玉藻〉訓屈而重，皆約束義之引申其訓，引申紳為者，殆以反對為義，非申字本義也。）陶氏乃目申為衍文，斯不知申束為古語而擅以己意刪改，好學深思，固若是耶！奇猷案：孫師說是，重帶自紳束，猶言以帶緊束其身也。又案：書，即書策之書，非必謂《尚書》也。¹⁶

認為「陶氏乃目申為衍文，斯不知申束為古語而擅以己意刪改」，但陳氏是依韓非原意解讀成「以紳束之」，亦即「以帶緊束其身」的名詞用法，至若張覺《韓非子校疏析論》先引太田方之說後下按語云：

太田方曰：「書，《周書》、《陰符》之類，非《尚書》也。」

太田方曰：「《論語》疏云：『以帶束腰，垂其餘以為飾，謂之紳。』然則別言之，『紳』言其垂者，『束』言其所束；合言之，『紳束』是一語。

『之』字是語助耳。然宋人解以為紳且束之，故複重二帶而束其腰也。」

覺按：「紳」是束在衣服外的大帶子，作動詞時與「束」同義，表示用帶子束住衣服。「紳之束之」是重複之語，等於說「以紳束之」，宋人望文生義，理解為「以紳束之，以紳束之」，於是就用兩根紳來束腰。孫楷第認為此文「紳之束之」的「紳束」用的是引申義，指修身而言，「重帶自紳束」的「紳束」用的是本義，即約束；陳奇猷認同孫說，不當；因為「紳」作動詞時可表示用帶子束住衣服，但從來沒有引申指修身時的自我約束。此外，本文的「重」表示重疊，「重帶自紳束」即以「重疊之二帶束己」，陳奇猷解為「以帶緊束其身」，也不當。¹⁷

那麼張氏倒是認為「紳」本是「束在衣服外的大帶子，作動詞時與『束』同義，表示用帶子束住衣服」，則將詞性活用引申的過程講得非常明白。

¹⁶ 〔戰國〕韓非撰，陳奇猷校注：《韓非子集釋》，頁 649-650。

¹⁷ 張覺：《韓非子校疏析論》（北京：知識產權出版社，2013 年 3 月），頁 687-688。

若觀察戰國竹簡中「紳」字用法¹⁸，似乎不僅止於名詞和動詞而已。名詞用法如包山·喪葬·簡 271 的「紫紼（紳、鞅）」¹⁹與望山·2 號墓·簡 6 的「緹紼（紳、鞅）」²⁰以及曾侯乙墓竹簡中的三個「紳」字²¹都是作「帶子」的名詞用法；比較有意見的是《上博一·孔子詩論》簡 2 的「紼」字，原整理釋文作：「丌（其）樂安而犀，丌（其）訶（歌）紳（壎）而茅（箎），丌（其）思深而遠，至矣！」²²馬承源解讀說：

《詩·國風·魏風·園有桃》：「心之憂矣，我歌且謠。」毛亨傳云：「曲合樂曰歌，徒歌曰謠。」「紳」和「茅」當指合樂歌吹之物，以此，「紳」宜讀為「壎」，「茅」則讀作「箎」。「紳」與「壎」為韻部旁轉，聲紐相近，音之轉變。茅，从艸从豸，以豸為聲符，《說文》所無。但「茅」與「箎」為雙聲疊韻，同音假借。「茅」亦作「箎」。《說文》：「箎，管樂也，从龠，虎聲。」²³

係透過音韻關係將「紳」字釋為合樂歌吹之物的「壎」，也屬名詞性質。但季旭昇卻不以為然，認為「『其歌紳（春案：《讀本》紳誤作深）而易』的意思是：頌的歌聲約束而警惕。依這個解釋，本句與簡文前句『（頌）其樂安而遲』、後句『其思深而遠』的意義才能相互配合。否則在講風格德行的兩句中，突然插進一句講樂器配樂的話，實在有點唐突。當然，易也有平易的意思；紳也可以讀為申，有舒和的意思，這麼一來，『其歌紳而易』就可以解成『頌的歌聲平易

¹⁸ 若試檢索《楚系簡帛文字編（增訂本）》所收，「紳」字多見於遺策（名詞性質，如包山、望山簡），或作人名用，另外有條文例，見於《郭店·緇衣》37：「戡（割）紳觀文王惠（德）。」劉信芳以為「漢儒所見『古文』往往與簡文相合，如郭店簡《緇衣》37：『戡（割）緇（紳）觀文王惠（德）。』緇，『紳』之異構。戡紳，今本作『周田』，鄭注：『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文王之德。』可見鄭玄所引古文的可信度是很高的。」詳參滕王生：《楚系簡帛文字編（增訂本）》（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8年10月），頁1089-1090；荊門市博物館：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5月），頁130、136；劉信芳：〈序言〉，《楚簡帛通假彙釋》（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1年2月），頁3。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所見「緇」，皆作公名、地名用；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作「緇」或作「緇」者（《清華簡陸·子產》），大抵解作「申」、「伸」義，至如《清華貳·繫年》則作公名、人名（蔡侯）、地名；《清華柒·越公其事》則為「申胥」名。可見作「緇」或「緇」者，其用法都與作「紳」者有別，在此分別處之。

¹⁹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：《包山楚墓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1年10月），頁271。

²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北京大學中文系編：《望山楚簡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年6月），頁52。又陳偉等著：《楚地出土戰國簡冊〔十四種〕》（北京：經濟科學出版社，2009年9月），頁120、132、288、292。文中釋為「紳」用作「所以引軸」的「鞅」。

²¹ 張光裕、黃錫全、滕王生主編：《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7年1月），頁99。

²²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一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10月），頁127。

²³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一）》，頁128。

而舒和』。也可通。」²⁴以及周鳳五解讀簡 2「申而尋」說：「申、尋二字皆訓『長也』，與『安而遲』、『深而遠』文義相應。申字訓長，毋庸多贅。『尋』字甲骨文像人兩臂伸展之形，《小爾雅·廣度》所謂『舒兩肱也』。²⁵或加直畫，乃尺之象形，《說文》：『一說：度人之兩臂為尋。』亦即『八尺為尋』是也；引申而為『繹理』，見《說文》本義。」²⁶季、周兩氏皆以形容詞「舒和」或「長」視之，是有一定的道理在，乃較原說為長。

至於清華簡〈說命（上）〉簡 2 的「𢇛（厥）卑（俾）繆（繡）弓，紳（引）弣（關）辟矢」²⁷，原整理者以「繡，《說文》：『束也。』弣，讀為『關』，楚文字『關』常作『闌』。《左傳》昭公二十一年『豹則關矣』，注：『關，引弓。』『矢』字倒書，楚文字習見。辟矢，疑即《周禮·司弓矢》『八矢』的『庠矢』，『辟』在錫部，『庠』在支部，對轉。」²⁸唯張崇禮引子居之說訓「紳」為「束」²⁹，王寧則認為「『紳』原整理者讀『引』，當讀為『矧』（實亦『引』字），二字同書紐真部音同。郭沫若先生認為『寅』即『引』之初文，金文中『寅』字多作雙手持矢形，實是持矢注弓之意。」³⁰兩氏解釋也有所不同，但都以「紳」為動詞用法是沒問題的，張氏之說則較長。

可見戰國楚簡中「紳」字雖多為名詞使用，但也存有動詞與形容詞的用例。那麼，回頭檢驗「紳兩和而紃之」句，前接「焉」字或上讀而作「女（如）既濞城安（焉）」，或下讀而作「安（焉）紳兩和而紃之」，陳劍主張「焉」字應下讀為宜。³¹若試以中央研究院「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」用「既」

²⁴ 季旭昇：〈讀郭店、上博簡五題：舜、河澣、紳而易、牆有茨、宛丘〉，《中國文字》新二十七期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11 年 12 月），頁 119；另季旭昇：《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一）〉讀本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2004 年 7 月），頁 10。

²⁵ 遲鐸集釋：《小爾雅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 年 9 月），頁 362。

²⁶ 周鳳五：〈〈孔子詩論〉新釋文及注解〉，《朋齋學術文集——戰國竹書卷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16 年 12 月），頁 290-291。

²⁷ 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參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2 年 12 月），頁 122。

²⁸ 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參）》，頁 123。

²⁹ 張崇禮：〈清華簡《傳說之命》箋釋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：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2404>，發布日期：2014 年 12 月 18 日。（瀏覽日期：2019 年 3 月 28 日）「關」前一字的動詞用法可參《孟子·萬章下》：「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，惡乎宜乎？抱關擊柝。」趙岐《注》：「抱關擊柝，監門之職也。柝，門關之木也。」〔周〕孟子撰、〔東漢〕趙岐注：《重刊宋本孟子注疏附校勘記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 年），頁 185。

³⁰ 王寧：〈讀清華參〈說命〉散札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網：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788，發布日期：2013 年 1 月 8 日。（瀏覽日期：2019 年 3 月 27 日）

³¹ 「陳劍於『復旦講座』面告『焉』字當下讀（2014 年 5 月 13 日）。」高佑仁：〈〈陳公治兵〉譯釋〉，季旭昇、高佑仁主編：《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九）〉讀本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2017 年 5 月），頁 109。

與「焉」同時檢索「成書年代」為先秦者，其實未檢索出「既」與「焉」見於同一句者，況趙月淇曾整理過〈陳公治兵〉「安」字下讀訓作「乃」的例證，如簡 1「君王安先居灾（災）璽（亂）之上」、「安（焉）命帀（師）徒殺取禽（禽）獸（獸）走魯（逸）」、簡 14「君王熹（喜）之安（焉）命陳公慍（狂）寺=（待之）」、簡 11+簡 13「矢=（小人）𢇛（將）車為主（主）安（焉）或時（持）八鼓五再」、簡 12+簡 2「陳公慍（狂）安巽楚邦之古（故）戰（戰）而時=（侍之）」、簡 3「安𢇛（得）𢇛（其）𢇛（援）𢇛（旗）屈𢇛（粵）與鄱命（令）尹戰於壘」、簡 15+簡 16「帀（師）徒乃出，𢇛（背）軍而𢇛（陳），𢇛（將）軍遂（後）出，安（焉）名之曰𢇛（𢇛）行」³²，證成「焉」字下讀訓「乃」是較可行的。那麼，「安（焉）」訓「乃」解為「於是」是副詞的用法，則下接動詞似乎是比较下接名詞還要來得合理些。另外，〈陳公治兵〉「陳列」的「陳」通「佈陣」的「陣」，或作從戈從申的「𢇛」，如簡 15 的「背軍而陳」；或逕作「申」，如簡 18、19、20 的「申於陶阬」、「申於𢇛壘」、「申於𢇛」、「申後」、「申前」之例。那麼，簡 17 的「紳」字似不必要再當作「陣」來使用，使文句顯得累贅多餘。

三 談「紳」與「兩」、「紉」、「之」的關係

另外一方面，若再考慮諸家解釋「紉」的意思都依《說文》「單繩」本義引申為「連結」、「鉤連」的意思，即原整理者舉《說文·糸部》：「紉，單繩也。从糸，刃聲。」《集韻》：「合絲為繩，曰紉。」並主張連結的對象是「陣、和相合」³³，或主張指「守衛左右軍門的軍士」的「兩和」³⁴。也就是他們都注意到既要「連結」則至少要有「兩」股才行，也就是「紉」的對象是後面的代詞「之」，而「之」也即是代前面的「兩和」，箇中的「兩」是個關鍵點，此從傳世典籍的用法中，如《禮記·內則》：「衣裳綻裂，紉箴請補綴。」《楚辭·離

³² 趙月淇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九）·陳公治兵》研究，頁 114。

³³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九）》，頁 185。

³⁴ 張崇禮：〈讀上博九《陳公治兵》簡記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：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2009>，發布日期：2013 年 1 月 29 日；曹建敦：〈上博簡《陳公治兵》研讀簡記（一）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：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2036>，發布日期：2013 年 4 月 3 日。（瀏覽日期：2019 年 3 月 28 日）亦見於曹建敦：〈上博簡九《陳公治兵》初步研究〉，《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》第八輯（開封：河南大學出版社，2014 年 3 月），頁 93-94；洪德榮：〈《上博九·陳公治兵》編聯校讀〉，《學行堂語言文字論叢》第四輯，頁 98；房鄭：《《上博九·陳公治兵》集釋》（合肥：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15 年 5 月），頁 64-65。

騷》：「扈江離與辟芷兮，紉秋蘭以為佩。」《注》：「紉，索也，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。」或是賈誼〈惜誓〉：「傷誠是之不察兮，並紉茅絲以為索。」可以看得出來，「紉」必須是絞合繫束二或三股使成單條繩索的動作，是動詞的用法，其後所接的代詞「之」就必須具足這樣的條件，所以把「紉之」的對象指稱「陣、和相合」就忽略了「兩」字，而「兩和」和「之」則能前後呼應，綜合得相當緊密，並依時間序列連用「紳」、「紉」兩個動詞來表示動作的進程。

回過頭看看「紳」的形制雖有材質顏色長短的區分，但根據周錫保在《中國古代服飾史》所說：「大帶，天子、諸侯的大帶在其四邊都加以緣闕。天子素帶，朱裏；諸侯不用朱裏。大帶之下垂者曰紳，其博四寸，用以束腰。」³⁵再參酌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人商周貴族服飾，文中說：「在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人中，有一個戴捲筒式冠巾、穿華麗服裝的貴族男子……身穿佈滿雲形花紋的衣服，腰間束一條寬帶，帶子的上端壓著衣領的下部，衣長過膝。在他的腹部，還佩有一塊上狹下廣的斧形飾物，這種飾物是後世『蔽膝』的原型，在當時叫『黼』，或者叫『韋鞬』。」（如附圖一）³⁶或是另一件「周代男服」（如附圖二）的樣貌：「周代服飾大致沿襲商制而略有變化。衣服的樣式比商代略為寬鬆。……這個時期的服裝還沒有鈕扣，一般在腰間繫帶，有的在帶上還掛有玉製的飾物。當時的腰帶主要有兩種：一種以絲織物製成，名叫『大帶』，或叫『紳帶』。仕宦上朝時，也可用作插笏，後人稱鄉邑貴族或官吏為紳士，就是由此而來，意思就是說具備了繫紳插笏的資格。」³⁷可見「紳」這種物件的特性，本是繫腰的大帶，繫時先引兩端結合後束緊再垂下一部分。

以是觀之，〈陳公治兵〉的「紳兩和而紉之」句子既擺在「女（如）既漈城」句後，前句的「既」已是個完成式，那麼後句描繪軍隊整編時所做的隊形調整轉變過程，「紳」字若解釋為「引，引領」，則只說到「紳」當動詞時的前半段動作，亦即《周易·繫辭上》所謂的「引而伸之，觸而長之」而已；至於「紳」的後半段動作「束」就無法兼及，而「束」義卻是後文接「紉」的合縫動作所要處理承接的，所以，將「紳」釋為「束」³⁸，就各方面來看，似乎比其他諸說更能描繪出軍隊整編過程中的步驟，即《孫子兵法·軍爭篇》所說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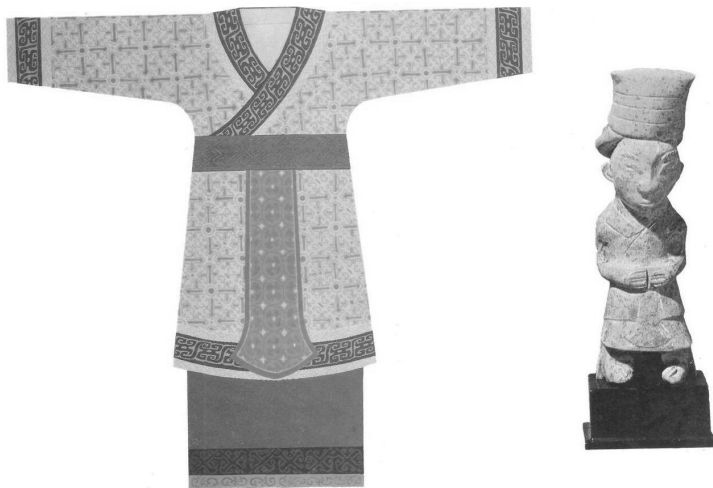
³⁵ 周錫保：《中國古代服飾史》（臺北：南天書局有限公司，1989年9月），頁18。

³⁶ 上海市戲曲學校中國服飾史研究組編著，周汛、高春明撰文：《中國服飾五千年》（臺北：邯鄲出版社，1987年10月），頁18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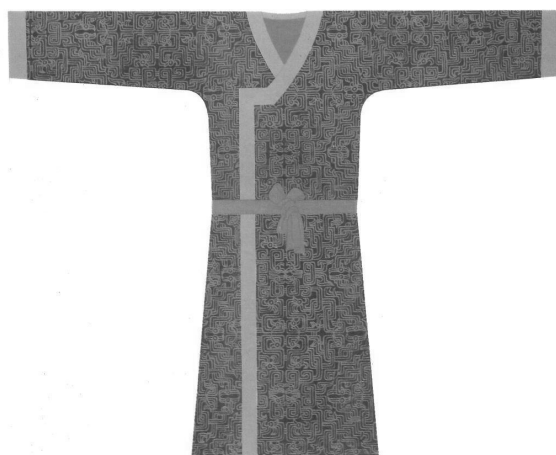
³⁷ 上海市戲曲學校中國服飾史研究組編著，周汛、高春明撰文：《中國服飾五千年》，頁19。

³⁸ 「紳」之「束」義若從「申（電）」的「體自申束」引申而來，那麼，「紳」的聲符則起兼義的作用。其實「紳」從名詞「大帶」引申成動詞「束」，或形容詞「舒和」、「引長」，也是能自足的。

「交和而舍」，或是銀雀山漢簡《孫臏兵法·十陣》所云的「左右之和必鉤」，將軍陣兩翼³⁹紉合若單繩狀的合圍收束過程，透過動詞的連續進行用設喻比方的方式，先「紳束」再「紉合」而成「紳」形，其實用詞是相當精確傳神，形象也十分鮮活貼切呀！



附圖一 左：窄袖織紋衣、韋韠穿戴展示圖（根據出土玉人服飾復原繪製）
 右：戴冠、穿窄袖衣、佩韋韠的貴族男子
 （西周玉人，傳世實物，原件現藏美國哈佛大學弗格美術館）



附圖二 矩領窄袖長衣展示圖（根據出土陶範、銅人復原繪製）

³⁹ 曹建敦：〈上博簡《陳公治兵》研讀劄記（一）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：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2036>，發布日期：2013年4月3日（瀏覽日期：2019年3月28日）。亦見於曹建敦：〈上博簡九《陳公治兵》初步研究〉，《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》第八輯，頁93。